陸羽茶敘

生活語絲 吳康民

中環陸羽茶室，是香港一家著名而極有特色的傳統酒家。規模不大，樓高三層，但它有一大批捧場的熟客。甚且某張桌子為某某客人所訂定，或每日必來品茶，或每周某日必至，都是「名花有主」。生客進場，往往找不到位子。而且各層樓各有熟客，二樓熟客不會擅登三樓，樓下熟客也不會因樓下沒有位子而登上二樓。其規矩的「古老」，茶價之貴，點心之精，均聞名全港。

我友龐樹生兄，是陸羽股東之一。他於是在每周五，必廣邀老友，在三樓一房間中茶敘。以便天南地北，議論時事。關門論政，不也樂乎。而所邀朋友，有不少是傳媒界已退下的老總，也有個別現任的。有時也有來自內地的不速之客，帶來內地訊息。總之這是一個輕鬆而不拘小節的聚會。我應邀參加多年，眼見不少長者逝去，也頗有人間滄桑之感。

近十年來，這場聚會中逝去的長者計有吳炳昌（原香島中學董事長）、陳岱珊（原華潤集團高層）、馬青華（原廣東省銀行總經理）、李子誦（原文匯報社長）、楊文炎（原華潤集團高層）等等。由於與會者大多是上了年紀的，老成凋謝，也是自然規律。但畢竟多年相聚，一旦人去椅空，不禁悵然。今天又驚聞年輕得多的陳南兄病逝，更覺悲愴。

主人龐樹生，與我同年，身體原本良好，而且他對保健頗有心得。過去餐後例有甜食上桌，自從他發現自己血糖偏高，便堅決戒去甜食，並取消餐後甜品，可見他保健有道。

過去陸羽同仁，也曾組織過短程旅行，由於龐兄是湛江人，記得早年曾組織過一次湛江、陽江旅行，收穫頗豐。也曾前往廣州深圳，但近年因大家年事已高，出行意慾不大，雖有動議，終未能成事。

四月中旬，我曾與原全國人大代表赴福建考察。回來後得龐兄秘書曾先生電話，說龐兄於四月十四日突然心臟病發，入院終於不治。聽此消息，事出突然，嘆息良久。悼念藍真兄、連生兄不久，又得噩耗，悲愴之情，非言語所能形容。願龐兄安息。

鄧麗君的憾

淑梅足跡 車淑梅

鄧麗君是上天給我們的天使，她的歌聲溫暖了無數人的心！Teresa逝世廿周年，香港鄧麗君歌迷會一行四十八人跑到台灣金寶山筠園致祭，也是家祭後第一隊進場上香的隊伍。現場接近五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歌迷，兩位哥哥見大家對妹妹的熱情有增無減都倍感欣慰。

到底在大哥鄧長安先生的心中，麗君是個怎樣的妹妹？「廿年了，我感到她並沒有走，我常看她的照片聽她的歌，她很善良，親情很濃，無論在外面多忙碌，每逢春節都會飛回家包餃子，一家團圓。廿年前的事，我想是命中注定。我最想跟她說，我們來生再做兄妹。」

三哥鄧長富先生跟Teresa年齡最接近，也是當年他的伴娘：「小時候，她同樣有功課壓力，後來工作太忙沒有上學，她很珍惜讀書的機會，晚上登台、白天補習。在美國到過USC和UCLA進修，她一直鼓勵年輕人要好學。」傳聞Teresa歌聲甜美是有獨特秘方。原來就是鄧媽媽要她每天喝一隻生雞蛋，她真的得天獨厚，人見人愛，可惜就在愛情路上並不如意。「是的，在妹妹廿多歲時，我們都很粗心，當她卅歲後，她過得快樂便好了，她一直說着一切隨緣。對於她的法國男朋友Paul，家中的態度，給予尊重，不予置評，Teresa的感情世界，會長張艷玲最清楚：「我喜歡郭先生，他很穩重，當年追鄧小姐追到金門，記得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一日Teresa約歌迷四十多人到尖沙咀香格里拉晚餐，甜絲絲的宣布訂婚好消息，過一陣子便約我去取婚紗，可惜那天清晨，她來電說取消了。」有云郭家要她答應脫離娛樂圈才可成親，結果她寧可放棄婚事。歌迷同意嗎？「當然支持，全世界樂迷都這樣尊重她、欣賞她，可能婚後幸福，但，郭家這大家族存有世俗眼光，她的決定是明智的！」實在，歌迷都渴望偶像有歸宿，可是對法國男友Paul卻有所保留，一直抱怨他沒有好好照顧Teresa，甚至使她失去生命！

另一邊廂，管家明姐卻在法國親眼目睹他們的愛情發展，Teresa平日只塗唇膏，認識了Paul整個人輕鬆了，更多打扮了，她明顯談戀愛了。明姐笑言：「小姐不用再找保鏢，男朋友可以廿四小時作保護。」鄧麗君對此說法非常高興，據說Paul很細心，每當女友看電視看書，他都會將燈光校亮，以保護她的眼睛健康。他們始終沒談婚嫁，是鄧媽媽也感到Paul太孩子氣，未知這也是Teresa的意願嗎？

其實，她有很多想法和計劃從未進行，想等退休後再做，她在等將來由絢麗回到平凡的一天，可惜原來「將來」已不再在她的生命裡。Teresa的經歷教曉我們，不要等特別的日子，可能那天永不會來，要做的今天就去做吧。

我最喜歡她那首《如果能許一個願》，我願妹妹不論在天國還是什麼地方都過得快樂……。」

對於Teresa的感情世界，會長張艷玲最清楚：「我喜歡郭先生，他很穩重，當年追鄧小姐追到金門，記得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一日Teresa約歌迷四十多人到尖沙咀香格里拉晚餐，甜絲絲的宣布訂婚好消息，過一陣子便約我去取婚紗，可惜那天清晨，她來電說取消了。」有云郭家要她答應脫離娛樂圈才可成親，結果她寧可放棄婚事。歌迷同意嗎？「當然支持，全世界樂迷都這樣尊重她、欣賞她，可能婚後幸福，但，郭家這大家族存有世俗眼光，她的決定是明智的！」實在，歌迷都渴望偶像有歸宿，可是對法國男友Paul卻有所保留，一直抱怨他沒有好好照顧Teresa，甚至使她失去生命！

另一邊廂，管家明姐卻在法國親眼目睹他們的愛情發展，Teresa平日只塗唇膏，認識了Paul整個人輕鬆了，更多打扮了，她明顯談戀愛了。明姐笑言：「小姐不用再找保鏢，男朋友可以廿四小時作保護。」鄧麗君對此說法非常高興，據說Paul很細心，每當女友看電視看書，他都會將燈光校亮，以保護她的眼睛健康。他們始終沒談婚嫁，是鄧媽媽也感到Paul太孩子氣，未知這也是Teresa的意願嗎？

其實，她有很多想法和計劃從未進行，想等退休後再做，她在等將來由絢麗回到平凡的一天，可惜原來「將來」已不再在她的生命裡。Teresa的經歷教曉我們，不要等特別的日子，可能那天永不會來，要做的今天就去做吧。

紫微斗數的「星群」

琴台客聚 潘國森

二十年前，我在台灣出版了第一部術數著作，以紫微斗數為主題。內容和編排在當時算是頗為新穎，其實等於一份功課作業而已。後來因為有許多其他事情要處理，也就減少了放在術數的精神和時間。

術數向來粗略分為醫、卜、星、相四大類，都是易學的旁支，易學源於《易經》，這是儒家的重要經典。先賢學易，志在修身治國，術數小道，只是作為一技傍身的雜學。《孟子》有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儒生不在其位，報國無門，只能「獨善其身」，則可以憑醫卜星相之術而得溫飽。那是舊社會科舉時代、士農工商四民社會的情況。今天香港是另一番景象，醫生成為高尚職業，從政則以商人、技術官僚、律師和社工大佔便宜，傳統的「士人」都要靠邊站。

俗語有云：「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孔子則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又說過「君子思不出其位」。算命術屬於一個「星」字，即是「星命之學」。當年稍稍接觸堪輿風水之學，興趣不算特別大。這個既屬「卜」，也屬「相」，即古人說的「卜居」、「相宅」等等。因為人生的福報有一定範圍，過度用風水來催旺而不修身積德，算起總賬來未必有好處。算命則不同，重在知命，以及體會「君子思不出其位」的大道理。

二十年風水輪流轉，現在似乎是再次花點精神在星命之學的時機。間常有年輕朋友問我學紫微斗數的師承和門派，此事實在無可奉告。皆因師父吩咐，在外面談斗數時，不可提及其名諱。至於原因，則可以借陶潛《桃花源記》的名句：「不足為外人道。」此句原意是不值對外人講，後來多用作叫人不要跟外人講。我這樣借用，是說不方便跟外人講。所以，請不必再問，不要為難我。

此外，又間有朋友問及其他斗數門派、斗數名家提出過的學說，這個我亦無意月旦。我只能答某一種新辦法我有否聽見過；而聽見過的，我又有沒有使用過，僅此而已。這個「規矩」，只適用於「紫微斗數」，其他各種各樣人生話題，都可以因應機緣談談。

閒話表過，續談算紫微斗數的一些基本常識。在星盤上安紫微的簡便捷訣，實是一個世紀以來「紫微斗數」被公開的最大秘訣，在此之前，舊籍講及起紫微的歌訣簡直不忍卒讀。

紫微斗數最重十四正曜，初接觸斗數的朋友必須牢記一點，就是十四正曜都有吉凶兩面，萬萬不可以一見紫微天府就以為吉，七殺破軍就一定是凶。

而所謂南斗、北斗的分別，只可參考，不可當真，因為這樣會令人誤以為斗數的「星」都是天上一閃一閃的星辰。按照斗數的起例，其實應該理解為以月亮盈虧周期再加天干地支對人生的影響。

十四正曜的劃分，其實還有兩種辦法。一是分為「紫陽」和「府陰」兩星群；一是分為「紫府」和「日月」兩星群。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你好，Betty

百家廊 雪櫻

舞台上的燈光亮起來後，牠很有警覺性地站起身來，兩隻耳朵可愛地豎起來，主人伸手撫摸幾下，好像示意牠「沒有事」，牠才安靜地趴臥在地上，牠是導盲犬Betty。近日參加國際殘疾人日晚會時，台上的這一幕令我萬分難忘。過去，我在媒體上看過Betty的報道，這次作為嘉賓參加訪談，和牠的主人盲人按摩師陳欣分到同一組，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到牠。

主持人訪談期間，另一位女嘉賓插了一段話，她說道：「坐在這裡，我一直不敢動，生怕打擾牠的工作。我提醒大家一句，今後我們在路上遇到牠，不要隨便伸手摸牠，因為牠在工作。牠戴上導盲鞍的那一刻起便是在工作。」話音落下，台下響起熱烈的掌聲，我被一種情愫深深地觸動。導盲犬是人類的朋友，不打擾牠工作，是最起碼的尊重。不禁想起去年看過的一則新聞，發生在澳洲的萊恩餐館裡。一天中午，孤寡老人法雷爾先生牽着他的導盲犬來到餐館，想在餐館裡慶祝六十歲的生日，趕上用餐高峰時段，餐館裡空位很少，服務員覺得他帶着一隻狗很礙事，便把他趕出了餐館。沒想到的是，幾天後，餐館收到一張食品協會的罰單，罰款金額高達二萬元，上面清楚地寫着：「《食品標準法》規定，商家必須接待那些須攜帶導盲犬進入餐飲區的人。」看到這裡，老闆萊恩很自責，他覺得員工做出這樣的事情，是他的失職，感到從未有過的羞恥，決定為導盲犬開一次道歉會。

到了周末，店內經過精心佈置，像過節一樣喜慶，盲人和導盲犬被熱情地迎進餐館，桌上擺滿點心、飲料等，讓大家隨意享用。「今天請大家來，是想讓大家做一個見證」，老闆萊恩真誠的說道：「我代表全體員工向法雷爾先生道歉，向他的導盲犬道歉。我鄭重承諾，從今天起，凡是來餐館慶祝生日的盲人朋友，將會享受到半價的特別優惠，而且我們會給導盲犬專門留一把椅子。是法雷爾先生教育了我，人生還有比金錢更寶貴的東西，是尊嚴。今天，我要為他舉行一場遲到的生日酒會！祝他健康長壽，幸福快樂！」聽到這裡，餐館裡響起雷鳴般的掌聲，不僅是萊恩勇敢直面錯誤，更多的是他對導盲犬的尊重。

Betty是山東省內首隻科班導盲犬，屬於金毛獵犬，身上套着紅色小馬甲，外面綁着導盲鞍。剛來到這座城市時，牠也遭遇過諸多委屈。陳欣帶着牠乘坐公交車慘被拒，即便出示殘疾人證和導盲犬證，司機還是不讓上車。一時間內，此事引發媒體關注，持續進行報道。因為了解較少，有些市民遇到Betty，覺得這個龐然大物看起來很嚇人，不僅是公交車，餐館和超市等也很排斥Betty。那一段時間，Betty天天靠在主人的床邊，茶飯不思，無精打彩，帶牠去看醫生，檢查身體沒有問題，異常是情緒失落導致。此時，陳欣也大病一場，他既心疼，又受傷，「公交可以不坐，我只想Betty快樂！寧可一輩子帶牠步行上下班，也不願聽到牠被拒絕後的無聲嘆息！」緊接着，微博上出現鋪天蓋地的公益轉發，「我願意與導盲犬一起坐公交車」，無數網友紛紛響應。

其間，還發生一件令人揪心的事，Betty走丟了！牽動所有人的心，全城上下，愛心接力，尋找Betty。平日裡，陳欣在店裡給顧客推拿時，牠便乖乖地趴在辦公室裡等着，見到主人下班回來，牠搖頭擺尾地打招呼，調皮得像個孩子。有些時候，鬆開鏈子，牠也會跑到很遠，但陳欣一呼喚，牠便呼哧呼哧跑回來，用鼻子蹭蹭主人，十分聽話。只要戴上導盲鞍，牠便會立刻進入工作狀態，很是敬業，工作期間，牠不吃也不喝，連廁所也不去。很快，找到Betty了，牠被好心人收留了一夜。「一天沒見，感覺牠小了一號！」陳欣滿眼疼惜地說道。「找不到主人，我們便帶牠回家了，牠很急躁，不停地抓地，扒拉門。」好心人告知。

聽到這裡，我忍不住淚花閃爍，心裡漾起感動的漣漪。我發微博說道，「看到導盲犬丟失，比自家小狗丟失還要着急。Betty來濟南，為了乘坐公交一波三折，陳欣夫婦更是寢食難安。導盲犬是盲人的眼睛，牠在這座城市生活得如何也是殘障人士權利的象徵。牠回家了，我的心落地了。」不久，我在報刊發表《別讓盲人二次失明》的文章：導盲犬是盲人的眼睛，導盲犬出行受阻，等於盲人二次失明，這儼然是對殘疾人權利的無視，一是無障礙意識缺位；二是相關法規不健全。經過一番努力，省內殘疾人保障法修訂，公交車向導盲犬敞開大門，Betty終於能坐上公交車。

導盲犬是上帝的禮物，牠是有血肉、有感情、有尊嚴的個體，是我們人類可信賴的朋友。追溯歷史源頭，導盲犬最早出現在龐貝的壁畫上。公元六世紀，法國西部一傳教士，雙目失明，他由白色的小狗引路四處傳教。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很多德國士兵失去視力，德國開始訓練導盲犬。此後，導盲犬在歐洲及美國推廣開來。電影《導盲犬小Q》我看過兩遍，每次都熱淚盈眶，心靈得到洗禮。該影片改編自日本作家的小說《再見了，可魯》。

刻骨銘心的是，小Q的幾次離別：出生後三個月，他與繁殖犬離別；一歲生日前後，牠被託付給仁井夫婦家，開始寄養生活；八個月後，牠離開「養父母」，被多和田帶到訓練中心。後來，牠來到渡邊夫妻家中，兩年後渡邊先生因腎衰竭去世，牠回到訓練中心，當時是7歲，相當於人類44歲。考慮到退役過早，多和田將牠作為推廣導盲犬活動的示範犬。

一天，演出時牠的「養父母」也在場，沒有發號施令，牠不敢亂動。「我感到牠的目光一直追隨着我們。牠那樣靜靜地趴着，前腿交叉着伸向遠方，默默地注視着我們。」看到這一幕，我的眼睛濕了。按照規定，退役的導盲犬都由志願者收養，鑒於小Q還沒退役，訓練中心同意牠一邊示範工作，一邊回到養父母家中。回去不久，他身體衰弱，患上白血病，無法再工作。仁井夫婦沿着牠喜歡走的路、想去的地方，任由牠牽引向前走去。「到了天國以後，要清楚地報出自己的名字『仁井小Q』噢！」十二歲第二十五天，小Q永遠的離開了。

無論是Betty，還是小Q，帶給我們的不單是愛與感動，更多的是信任、忠誠和永恆。像米蘭昆德拉的箴言：「狗是我們與天堂的聯結。牠們不懂何為邪惡、嫉妒、不滿。在美麗的黃昏，和狗兒並肩坐在河邊，有如重回伊甸園。即便什麼事也不做也不覺得無聊──只有幸福平和。」

回來後我才知道，Betty的意思是「金髮女孩」，牠帶給這座城市美麗，我們應以感恩回報。「你好，Betty！」我願意和牠成為好朋友。

網上欺凌是「借刀」殺人

七嘴八舌 小臻

有些人對互聯網的一切都很迷戀，甚麼點擊率、有多少個Like都成為人們引以為傲的本錢。當然，互聯網誕生對從事資料搜集、訊息傳遞、商業貿易往來都帶來極大的方便，向外界發放訊息，速度之快與方便，互聯網是沒有敵手，是最好的平台，所以互聯網發達對人的思想、生活習慣的影響是不容否定的大。然而利用互聯網工具創造出來的一些應用東西發揮的功效是有很多問題和水分的，過度迷戀和完全依賴是會「出事」的。

特別是一些不需要實名認證就可操作的東西一定要打折扣，總有一群無所事事的人，長期日日沉浸在互聯網，他們是「專職網民」、「網上議事人」，他們的意見往往成為一些媒體的新聞題材資料，被引述代表網民反應，但代表性受質疑，所以網絡上做意見調查是不宜作依據，只能做參考。

有些文章訊息的點擊率，可能是隨意路過望一眼就「閃」了，可能是錯手點擊一下望一眼，根本沒有細看就離場。有人為了點擊率高，人為製造數據，給你一個Like根本不需要「成本」，沒關係，要多少給多少，所以也有出現買點擊率之事。這些數據遊戲還是小問題，最大問題是互聯網除出現了聰明仔外，又出現了古惑仔、流氓無賴，進行網上欺凌行為，破壞了互聯網的美好。

有人形容這幾年網上欺凌已經無法無天，以非理性角度在討論區、微博等留言區中發帖侮辱他人，發動人以侮辱言語洗版，或公開對方真實姓名、容貌、私人資料（如身份證等證件號碼、住宅地址，甚至家庭情況等全被「起底」），以侮辱性言詞、文字、圖片等形式意圖精神上折磨、威脅、羞辱，進而達至「網絡審判」的目的。有別有用心的人透過「打手」在網絡上製造亂局，「爆料」製造「白色恐怖」以打擊對手，簡直是「借刀」殺人。

最近廣西社團總會上載了學生講述支持二零一七年特首普選方案的片段，事後有人要起學生底，製造「白色恐怖」。泛民議員和教協第一時間飛撲出來抗議，指社團做法侵犯了學生的私隱，要求該會道歉。儘管你們不相信社團稱在拍攝時已向學生表明片段會上載互聯網之說，「插」社團之餘是否也該「插」搞網上欺凌的「流氓」？有學生反對政改，自然有學生支持政改，點解要弄到反對派是天使，支持者就被不斷的醜化。做出這行為的會是甚麼人？學生的家長都指同學受到欺凌，以及面對種種壓力，才是應該首要關注的事項。

有青少年在網上的自律意識低，竟認為「網上惡整不是大問題，不玩太耐就行。」其實惡整行為有機會觸犯誹謗、侵犯私隱等法律條例。學校應教育青少年建立同理心，少做落井下石的事。

網絡欺凌的處理方式各國不盡相同。美國從校園着手，制定反網絡欺凌的指引，放權給學校處罰網絡欺凌者；澳洲成立兒童安全專員，給予他們權力監控在線內容，刪除有害內容。目前香港法例針對網上欺凌行為較落後，最多只是以誹謗罪和違反私隱條例作出檢控，法例灰色地帶充斥每個角落。用任何方式管制網絡都會被扣上侵犯言論自由的帽子，只靠經營網絡服務的機構和網民自律，但願政府也開始研究有效措施，將被欺凌者的傷害減到最少。法律應該將網上欺凌行為定罪，因網絡發達，傳播廣大已超越傳統媒體，傳統媒體受到的規條監管網上亦應相同。

會跳舞的語言— 手語

翠袖乾坤 余似心

一次偶然機會，我看到一手語片段，被那舞動的雙手所吸引，直覺那雙手正在跳舞。我遂上網尋找更多有關手語的資料，發覺有些人專門表演手語歌，讓聾人「看」到歌詞，《月亮代表我的心》、《獅子山下》、《憑着愛》……隨着音樂、依着歌詞意思揮動的雙手姿勢，那份美感，委實讓我着迷。不久我報讀了聾人協進會的手語初班，希望有一天能把手語的舞動畫成一幅構圖特別的油畫。

手語初班由表達「我」、「你」、「他」的手勢開始，還有文法。為求清楚表達，一般的句法都會是主詞、動詞、受詞，才到動詞。每個手勢都必須清楚地表達，稍有含糊便可能令對方誤會。「我」的手勢也有名詞、形容詞和動詞之分。手語具邏輯性，創作者都花了極多心力。學習這種新的表達方式，感覺就像學習陌生的外語，極為有趣。

有國際手語，也有地域性的手語。地域手語會受當地文化影響而和國際手語有所分別，諸如「人」，香港手語以兩手構成一個人字；而國際手語是拇指和食指構成一個半開口形狀。「結婚」，香港手語是兩手執拳，拇指相對上下擺動，像婚禮上拜堂；「離婚」，香港手語則是結婚手勢後，來一個撕紙手勢，想是撕去一紙婚書之意。國際手語以戴戒指和脫戒指表示結婚和離婚。

英文的二十六個字母的表達，並非所有英語國家都一樣。英國和澳洲是一套，美國又是另一套。中國內地、香港、新加坡等多個國家和地區都是用美國式。

我在想，何必去學甚麼英語、法語、西班牙語、韓語……大家除本國語文外，都學一套統一而公認的國際手語，那麼無論到任何地方、遇到甚麼國籍的人，聾的、啞的都可以溝通了，一個表情、一個手勢，互相都明白，世界距離大大拉近了！

讓「節」天天過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剛剛過去的母親節，讓小狸印象最深的是在微信朋友圈上看到的一則「截屏俠今日揮劍」，內容是某微信群的聊天截屏。第一條問：什麼地方的女兒最孝順？答：朋友圈。第二條是配圖一張：你在網上這麼愛你媽媽，你家人知道嗎？其實不止是小狸，誰沒在這一天通過朋友圈認識了所有人的媽？

也所以，「母親節朋友圈晒媽」在之後的幾天成為當然的熱點。縱觀之，揶揄者多，讚美者少，這也難怪，在諷刺搞笑方面，腦洞大開才是段子手們的強項。但其實，小狸倒是覺得，對於這種「新興的孝順方式」也不用過分刻薄。在朋友圈晒祝福晒雞湯晒鮮花晒媽，雖然部分人有作秀、跟風之嫌，但當中也一定不乏誠意者，也一定有相當一部分無奈者──身在外不能歸，有個朋友圈晒媽總比沒得晒好。

總之，小狸的觀點是晒晒也無妨，網上孝順也總比不孝順強。調笑幾句無所謂，但不用過分抨擊，凡事認真了，總有拿自己的道德標準綁架別人之嫌。重要的倒是自己，對於母親這件事，與其指戳別人，不如捫心自問：第一個，除了送花送禮物請吃飯外，心裡是不是有？與具體的禮物和肉麻的表白比起來，心裡一直裝着父母，才是要事。這個心裡有，不一定要說出來，而是要具體地落實到行動中，落實到日常的小事情當中。比如，說個俗的，常回家看看。第二個，除了那個星期天外，無形的母親節是不是應該過，並且天天在過？對母親的感恩，永遠沒有過去式，永遠都應該是現在進行式。只有這樣，才能報答「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的深厚母愛於一二。

在今年的母親節前夕，國際慈善機構救助兒童會發布了二零一五年度《世界母親狀況報告》，重點關注的是「母親的境遇」。讓「節」天天過，就是說，我們要天天關心母親的境遇，時時刻刻知道母親在想什麼，想要什麼，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應該怎樣做。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報是報不完的，但重要的是要報，大事小事，節日平日，圈裡圈外，讓母親節天天過。